

秦風的後現代水墨

文 / 彭鋒

秦風的藝術，與水墨有關。他的許多作品，直接以水墨為媒介。那些以油彩和丙烯為媒介的繪畫，也都是水墨精神的體現。即使是一些看似與水墨無關的裝置，背後仍然隱藏着諸多與水墨有關的故事。儘管在當代藝術界水墨並不是一個時髦的標簽，但是秦風毫不諱言自己是一位水墨藝術家。當然，秦風既不是一位前現代的傳統水墨畫家，也不是一位現代的實驗水墨畫家，而是一位後現代的新水墨藝術家。

傳統水墨畫儘管有抽象因素，但並不是抽象繪畫，我們於其中仍然可以辨認出人物、山水、花鳥等等主題。同時，傳統水墨畫家在作品中的精神寄托也非常不同，繪畫像詩歌和書法一樣，是他們言志和涵養性情的重要方式。實驗水墨在許多方面與傳統水墨不同，尤其是在題材和語言上有了極大的推進。實驗水墨中不乏抽象作品，也不乏裝置和影像作品。但是，實驗水墨似乎更多地受到現代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影響，關注表面效果勝過內在精神。表面上看來，秦風的水墨接近實驗水墨，尤其是在大尺幅、新媒介和抽象表現等方面，秦風的水墨與實驗水墨如出一轍。但是，秦風的水墨在精神訴求上與實驗水墨完全不同。實驗水墨熱衷于追求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外觀效果，秦風則非常堅定地將自己的藝術扎根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之中。如果說實驗水墨是全盤西化的產物，那麼秦風的水墨可以說是重返傳統的表現。與傳統水墨相比，秦風的水墨更西方。與實驗水墨相比，秦風的水墨更中國。在秦風的水墨中，中國與西方、傳統與現代並行不悖。正是在這種意義上，秦風稱自己是後現代水墨藝術家。

秦風用水墨、丙烯和油彩畫過尺幅巨大的繪畫。從表面上看，這些繪畫與西方抽象表現主義非常相似。但是，秦風的繪畫與西方抽象大師的繪畫非常不同。西方抽象大師的繪畫沒有氣勢或者氣勢不足，他們不是在用自己的氣力或者生命力作畫。儘管波洛克（Jackson Pollock）的行動繪畫與身體運動有關，但是他的身體運動與氣力無關。波洛克的滴彩繪畫給人的感覺是氣若游絲，毫無力道可言。從推崇力透紙背的中國美學的角度來看，波洛克的繪畫就不能算作上品。即使是克萊恩（Franz Kline）、馬澤維爾（Robert Motherwell）和哈同（Hans Hartung）這樣的藝術家，據說他們受到中國書法的啓發，如果仔細分析也會發現，他們的作品徒有書法之形而無書法之質，因為他們的作品中沒有氣勢。秦風的作品中充滿陽剛之氣，這是任何西方抽象藝術大師都無法比擬。當然，如果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來看，氣是一個前現代觀念，體現氣的藝術就是前現代藝術，用氣來闡釋藝術就是前現代美學。經過現代主義洗禮的西方人，是很難接受具有前現代特徵的氣的觀念。秦風藝術的可貴之處，就是越過了西方現代主義的禁區，毫不遲疑地接上中國傳統的文脈。也許有人會認為，秦風身處崇尚多元文化的美國，他懂得如何利用傳統來標示自己的文化身份。但是，我却不認為這是秦風的策略。祇要跟秦風有過接觸的人就會發現，這完全是秦風生存狀態的本真體現。秦風不僅在作品中成功地體現了他的陽剛之氣，而且善于在生活中涵養他的浩然之氣。秦風的藝術是他的生活的真實寫照。這種前現代追求，讓秦風作品的後現代特徵顯得愈發明顯。

秦風藝術中的力量，一方面源自與歷史悠久的古代文明的對話，另一方面源自充滿野性的原始欲望的逆發。如果說文明景觀能夠給我們日神般的夢幻，那麼原始欲望則給我們酒神般的沉醉。秦風把他的作品歸入“文明景觀”和“欲望風景”兩個系列，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人類文明與欲望之間的衝突與和解。沒有欲望的驅使，文明就失去了動力。沒有文明的引導，欲望就無法升華。秦風善于從文明和欲望中吸取力量，從而讓他的作品生發出一種醉生夢死般的效果。

如何來理解充滿力量的秦風的藝術？當我們用日神的夢幻和酒神的沉醉來解讀秦風藝術的時候，自然就會想起尼采（Friedrich Nietzsche）對古希臘藝術的精妙解讀。衆所周知，在啟蒙思想家心目中，古希臘美的藝術是古希臘美好社會的反映。但是，啟蒙思想家無法解釋為什麼古希臘會有悲劇。一個誕生美的藝術的美好社會，按理不應該產生悲劇。尼采完全顛倒啟蒙思想家對希臘藝術的解釋。在尼采看來，古希臘藝術家之所以製作如夢似幻的藝術，原因不是他們以此反映生活的美好，而是麻醉不堪承受的痛苦。造型藝術和悲劇的目的樣，都是減輕生活中的痛苦，區別在於方式不同：造型藝術用夢幻的方式，悲劇用沉醉的方式。由此，我們對秦風的藝術也可以做出兩種解讀。一種是啟蒙思想家的解讀，另一種是尼采式的解讀。根據啟蒙思想家的解讀方式，秦風作品中的力量，是中國社會和文化中的強大力量的體現。根據尼采式的解讀，秦風作品中的力量，是對中國社會和文化中所缺乏的強大力量的呼喚。無論採取哪種方式來解讀秦風的藝術，我們都會發現它與中國社會和文化密切相關。

彭鋒
現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、藝術學系主任，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副主任，國際美學協會執行委員
第 54 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策展人（2011.6.4–11.27，意大利，威尼斯）